

1

许禾晏进宫那年才七岁，雪花纷飞，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。

年迈的卢公公牵着她的手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走过红墙青瓦，走过漫漫宫道。

「可怜的孩子，别难过了，这就是咱的命……」

苍老的声音飘在风雪中，许禾晏怔怔地听着，眨了眨眼，只觉这话耳熟得很，似乎在临行前那黑森森的一夜，爹娘含泪搂住她，也是这样在她耳边道：

「禾妹，你且去吧，不是爹娘狠心，这实在是你的命，许家，许家不能断根啊……」

哥哥倚在门边，低着头不敢看她，只是小声啜泣。

她过去拉住他的衣袖，轻轻地摇着，「哥哥不哭，禾妹愿意替哥哥入宫，可是，哥哥……阉人是什么？」

她才问出这句话，那边哥哥身子便一颤，却是捂住脸，哭得更凶了。

最悲哀的是童言无忌，最绝望的是身不由己。

那一夜，冷风拍窗，一家人搂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。

后来便是天各一方，许禾晏入宫为奴，许家其他人则被流放到了遥远的极寒之地。

凄凄惨惨中，许禾晏还摸不清状况，凑在哥哥耳边笑，「禾妹先去了，以后哥哥记得来接禾妹，一家人还要一起过年呢……」

哥哥没有回答，只是抬手摸向许禾晏的头，好半晌，红了眼眶，「好，禾妹在宫里乖乖听话，等哥哥来接你，接你一家人团聚……」

声音一哽，却再也说不下去，到底背过了身。

就在这年关将近的大雪天里，许家因言获罪，一对龙凤胎被偷天换日，一个去了漠北，一个做了「太监」，荒谬凄凉中，开始了各自不同的人生。

风雪飘飘，许禾晏入宫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韩柔。

太后身边最得宠的小宫女，穿的比一般人都要好，在廊下和一群同伴踢毽子，名字温柔，人瞧着却是个泼辣的主。

她一脚踢偏，毽子直飞出去，恰好砸到了许禾晏头上，那边哄堂大笑，许禾晏牵着卢公公的手，挠了挠头，也傻傻地跟着笑。

「喂，那边那个谁，帮我把毽子捡过来！」

韩柔忍俊不禁，扯着嗓子喊道，待许禾晏捡起毽子，屁颠颠地跑过来时，她却瞪大了眼，情不自禁地伸手掐去。

「卢公公，这是新进宫的小太监吧，长得可真讨喜，白白净净的，跟糯米团子似的，看着就有食欲。」

她不客气地掐着许禾晏白嫩的小脸，越掐越舍不得放手，直掐得人龇牙咧嘴，好不滑稽。

那卢公公忙陪着笑上前，寒暄了几句，正要牵人离开时，却又被韩柔叫住了。

她站在风中，笑得俏生生的，随手抛起毽子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把玩着，眼睛却不住在许禾晏身上打转。

「糯米团子，叫声姐姐来听听。」

许禾晏一向乖巧，小小的身子贴在卢公公身边，软软开口：「姐姐。」

韩柔一怔，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「好好好，真听话，姐姐喜欢。」

她望向卢公公，语气欢快，「安顿好了就往太后宫里送吧，正缺个小太监解闷呢。」

说完，也不管卢公公如何反应，径直哼着小曲转身，回到廊下又和小姐妹们踢起了毽子。

那厢卢公公牵着许禾晏，在雪地里远远看了好半天，终是一声叹息。

「这苦命孩子，怕是没有福气伺候太后的……」

2

获罪入宫的许禾晏，唯一的去处便是，西院偏殿，与被软禁的九皇子作伴。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九皇子况恒和许禾晏是「同病相怜」。

一个失去了母妃，一个失去了家人，困在冷冰冰的深宫，不知何时是个头。

说来许家的惨剧，也与况恒的生母怡妃脱不了干系。

不久前的皇后寿宴上，怡妃说错了些话，被皇后死逮住不放，满朝文武里，只有许禾晏的父亲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却被皇后记一并记恨上，散了宴没几天就遭到了报复。

一场「文字狱」浩浩荡荡地掀起，怡妃与皇后斗了多年，到底这次被斗了下去，打入大牢听候发落，而无辜的许家也受到牵连，满门获罪。

「你便是许家的小公子么？」

风拍窗棂，殿中冷冷清清，火盆都不见一个，况恒打量着许禾晏，最后将目光停留在她下身，一握拳，带了几分咬牙切齿，「那贱妇太狠，存心要你许家断后。」

那张脸继承了怡妃的好相貌，看得许禾晏眼睛都不带眨一下，只觉这小哥哥生得比自家哥哥还要好看。

况恒却当许禾晏心有委屈，不敢对上她直勾勾的眼眸，只是歉意地伸出手，叹息地拉她入怀，揉了揉她的头，「说到底……对不住了。」

当天睡到半夜时，许禾晏的被窝里迷迷糊糊地钻进了一个人，一双手从身后揽住她，紧紧不放，似在这极冷的夜里，汲取最后的温暖，「母妃，母妃别走……」

气息在耳边萦绕，许禾晏被痒醒了，小手软绵绵地推过去，「哥哥别闹。」

却只摸到一手的泪。

许禾晏睁开眼，正对上况恒泪痕交错，梦魇般呢喃的一张脸。

外头风雪呼啸，屋里的许禾晏忽然就顿住了，久久的，心里莫名哀伤起来。

她仿佛终于明白了什么，又仿佛什么也不明白，只是轻轻凑近，一点点抚去况恒的泪。

「是不是不会来了，你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都不会来接我们了.....」

声音软软，却像一粒石子投入湖面，况恒长睫微颤，下一瞬，一把将许禾晏搂入怀中，肩头颤动着，哭得无声而压抑。

那一刻，心跳挨着心跳，黑夜里，懵懂的许禾晏只觉难受得紧，不由也伸手回抱住况恒。

她颈窝里湿了一片，眨眨眼，感同身受般，自己也跟着怔怔落泪。

无边清寒中，那时的她却还不知道，此后漫漫深宫里，什么叫相枕而眠，相依为命。

3

许禾晏成了许禾风，禾妹成了「小禾子」，像是一夜被迫长大，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去不复还，许禾晏开始时常发呆，望着窗外一坐就是好久。

便是在这样的光景下，有人隔三差五地来看她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提着食盒，俏生生的韩柔。

许是得知了小禾子全家的遭遇，再望向那小小的糯米团子时，目光里就不自觉带了些怜惜。

「亏我还在太后寝宫里巴巴盼了你好久呢，也罢，都是命.....」

每次韩柔走后，况恒都会盯着塞满嘴的许禾晏，摇摇头，「傻人有傻福。」

他说：「自从我出事后，从前那些奴才就没一个敢来看的，所谓人情冷暖，这宫中比哪里都要现实.....」

伸手夺过一块桂花糕，也忿忿地往口里塞，况恒嘟囔着：「好歹你还有个『柔姐姐』时时记挂着你，已经比我幸福太多了……」

不得不说，况恒看人极准，连除夕那天，韩柔都从宫宴上偷偷溜出，跑到西院，给许禾晏带来了满满一食盒的山珍海味。

「小禾子，再叫声姐姐来听听。」

撑着下巴，无比满足地看糯米团子坐在地上吃东西，韩柔笑得眉眼弯弯，许禾晏倒也配合，油腻腻的嘴巴张口就来：「姐姐。」

一旁的况恒听得直哆嗦，别过头哼哼，「狗腿子。」

许禾晏跟韩柔不是没招呼他吃，只是他始终拉不下皇子的脸，每每等韩柔离去才会慢吞吞地过去「分食」。

这次也不例外，韩柔一走，况恒就扑了上去，「小禾子给我留点！」

许禾晏把食盒大方一推，看着况恒狼吞虎咽，咯咯直笑。

外头开始放烟花了，吃饱喝足的两个人倚在窗下，况恒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懒洋洋地枕在许禾晏膝上，光影明灭间，那双漂亮的眼眸黑漆漆的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倒是许禾晏感应出来，拿发梢挠他，「殿下，想哭就哭出来嘛。」

她声音软软，望向窗外，「往年都是一大家子守岁，今年却只有我跟殿下两人，殿下一定很难过……」

况恒被戳中心事，吸了吸鼻子，嘴上却逞强道：「才不哭呢，大过年的掉泪多不吉祥，路过的神仙看见了该取笑的。」

声音发着颤，即使极力抑制着起伏的胸膛，眼眶却仍是不由自主地泛了红。

像明白了什么，许禾晏望了况恒半晌，忽然伸出一只小手，覆盖住了那双温热的眼眸。

「好了，神仙都看不见了，殿下可以哭了。」

外头烟花绽放，伴着入殿的飒飒夜风，像一首静静的歌谣，氤氲了悲伤，温暖了心跳。

一开始还企图挣扎的况恒，泪水无声漫过指缝，长睫在那只手下不住颤动着，终是哽咽了喉头：

「其实，小禾子，我真的很想我母妃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……」

4

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况恒的心声，没几天后，真的有人为他带来了怡妃的消息。

但那个人，绝称不上善意。

比况恒还年幼半岁的小太子，飞扬跋扈地带着一帮奴才闯进，张口就是：「九哥，瞧我给你带了什么新年贺礼来！」

他得意洋洋地晃着手中的文书，满眼都是幸灾乐祸，「你母妃的判决，可全在这一纸上了！」

那一定是许禾晏见过最像「小恶魔」的人，太子继承了皇后的秉性，最擅羞辱之术，把文书往身后一抛，两条腿大大地架开。

「天下哪有白得的礼物，九哥想看看里面写了什么，就乖乖跪下，老老实实从这钻过去拿！」

满堂哄笑间，况恒被人死死地按住，一张俊脸涨得通红，眼睛却紧盯着地上那卷文书，拼命挣扎着。

「我说九哥你到底钻不钻，再不钻我可就走了，你母妃是死是活你都别想知道半个字！」

太子叉腰俯视，极尽讥讽，便在一片混乱间，一道身影忽然上前，扑通跪了下来。

「别别别，小禾子钻，小禾子来替殿下钻！」

那糯米团子般的小小身影，正是埋着头，浑身直哆嗦的许禾晏。

况恒身子一颤，「小禾子！」

「你不就是那许家的倒霉公子？自个儿根都没了还想着护主呢，也罢，本太子便成全你，让你钻一钻龙跨，倒便宜了你这该死的阉人！」

太子来了兴致，一脚踹在许禾晏身上，「钻钻钻，快给我钻！」

「小禾子不要！」

况恒心如刀割，眼中已有泪光泛起，却被人制住动弹不得，只能遥遥嘶声道：「男儿膝下有黄金！」

「殿下忘了么，小禾子早就不是男儿了。」许禾晏与他对视一眼，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，扭过头，一步一步向太子跨下钻去。

起哄、鄙夷、肆笑……各种声音不绝于耳，太子激动地手直抖，屋里的气氛被推到了最高潮——

这一幕却恰被提着食盒的韩柔撞见！

她在门边一下捂住了嘴，呼吸急促间，却是迅速作出判断，转身就跑。

太后，现在只有太后了！

她心跳如雷，泪水飘在风中，只不住念叨着，来得及，一定来得及……

这边屋里的许禾晏已经钻完跨下，额上的汗都顾不着擦，一把便抓起那地上的文书，拍拍灰，回头冲况恒叫道：「拿到了，殿下我拿到了！」

她跌跌撞撞地奔到况恒身边，将文书一把塞入他手心，气喘吁吁，「快打开看看！」

那双亮晶晶的眼眸，看得况恒心头一震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却也忍住热泪，赶紧打开文书。

一旁的太子这时没再刁难，只是好整以暇地看着，唇边泛起一丝冷笑。

果然，当况恒看清文书里面的内容时，身子蓦僵，惨白了整张脸。

许禾晏也急忙凑上去，却只依稀认出几个字：「犯上、白绫、全尸……」

但已经够了，这几个字已经够了，她眼泪一下夺眶而出，揪住况恒的袖子不放，「殿，殿下……」

况恒天旋地转间，却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只是忽然仰起头，血红了双眼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恸哭。

他猛地挣脱众人，如发狂的小兽般，扑上去一把掐住了太子的脖颈。

「况祺，我要你和那贱妇血债血还，你们还我母妃命来，还我母妃命来……」

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坏了所有人，太子的跟班一窝蜂上去拉架，却居然一时拉不开神似癫狂的况恒，他拼着头破血流也不撒手，一副要和太子同归于尽的模样。

许禾晏也吓得满脸是泪，小小的身子挤上去想护住况恒，「别打了，别打殿下！」

满屋大乱，已分不清哪里是泪，哪里是血，便如人间地狱一般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厉喝划破殿内——

「住手，通通都给哀家住手！」

所有人齐齐望去，门边匆匆赶来的，不正是韩柔搀扶着的，多年一心向佛，不问世事，此刻却满眼含泪的太后么？

5

失去母妃的况恒，被接到了太后寝宫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走出伤痛，自始至终陪伴他的，只有许禾晏。

倒是韩柔十分高兴，伸手就去掐许禾晏的脸，「小禾子总算把你盼来了，以后我就能天天掐你玩了……」

许禾晏也不反抗，乐呵呵地挠头，「柔姐姐开心就好。」

私心里她早就将韩柔视若亲姐，若不是她，恐怕她和况恒都没命出那西院。

死里逃生中，也算因祸得福，从此便有太后庇佑，只是况恒成天浑浑噩噩，叫许禾晏忧心不已。

夜里他紧紧搂着她睡，有时还会从梦魇中惊醒，许禾晏仿佛从小太监化身为奶娘，一下又一下地轻拍况恒的后背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像母亲安抚生病的自己一样。

直到有一天半夜，许禾晏醒来时发现况恒不在床上，吓了一跳，出去寻了一圈，才看见角落里蹲着的那道黑影。

夜风飒飒，况恒长发飞扬，像一抹游魂，手边的火光映亮他苍白的脸颊。

「今天是我母妃的生辰，我连为她烧张纸钱都要偷偷摸摸，你说好笑不好笑……」

那声音无比艰涩，听得许禾晏直想落泪，况恒却盯着她，倏忽一笑，「小禾子，别再担心我了，我已经想通了……」

想通了什么？自然是宫中的生存之道，况恒缓缓站起，夜风穿袖而过，那一刻，许禾晏仰头望向他，长睫微颤，忽然觉得眼前的少年像变了个人似的。

他语气幽幽：「唯有强大，唯有强大起来，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，才能不再经历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……」

那话有些绕，听得许禾晏似懂非懂，但她很快敏感地察觉到，那夜之后的况恒，的确不一样了。

他开始学会收敛身上的戾气，学会毕恭毕敬地向太后请安，学会埋头苦读，学会察言观色……

那是一种真正的改头换面，或者说是，伪装。

所有人中，唯独许禾晏心照不宣，她嘴上不说，默默在一旁看着时，鼻头却时常发酸。

她想，没娘的孩子果然是很苦的，这样咬牙坚持的殿下，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强大起来呢？

浮云苍狗，白驹过隙，一晃眼几年过去，时间给了许禾晏最好的答案。

今非昔比中，况恒早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九皇子，他韬光养晦，丰满羽翼，凭借自身的聪慧与努力，不仅取得了皇上的欢心，更是得到了朝中一部分大臣的暗中拥护。

谁也无法再轻视他的存在，包括恨他入骨的皇后与太子。

在又一次得到皇上的嘉赏时，况恒禁不住欣喜，一把拉住许禾晏，直奔浴池。

这些年来，沐浴是他最放松的时候，他只让许禾晏一人贴身伺候，每当闭目浸泡在池中时，那双温软的手都会替他轻轻按摩，缓解他所有的疲倦。

「小禾子，这一回，换我来帮你按一按！」

一进室内，况恒不由分说，上来就要为许禾晏宽衣解带，许禾晏脸色大变，连退数步，「使不得使不得！」

她两颊绯红，心跳如雷，揪紧衣襟，几乎是落荒而逃，况恒在身后一愣，哈哈大笑，「小禾子你害什么臊！」

慌不择路的许禾晏迎面撞上了韩柔，韩柔还来不及开口，浴室里的况恒便追了出来，许禾晏一哆嗦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

问过左右后韩柔才知发生了何事，她站在风中，望着那两道消失的背影，久久的，皱了眉头，心里升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

这架势莫说韩柔误会，动静传到了东宫，连太子都琢磨开来。

于是没几天后，当韩柔陪太后出宫上香时，无人照拂的许禾晏便「消失」了。

况恒从校场回来时，才知道她被太子的人带走了，他急急赶去，却在湖边撞见那样一幕——

许禾晏套着一身女装，脸上胭脂生香，全身沐浴在阳光下，杵在湖边一动也不敢动，笑得比哭得还难看。

而始作俑者却在画板前装模作样地喊着：「别动别动，再动可就画不好了！」

一圈人围着许禾晏，竟是拿她当临摹，个个交头接耳，笑得不怀好意。

热血一下涌到了况恒脑袋上，他匆忙赶来，一袭戎装还不及换下，此刻冲入圈内，当真犹如天兵降临，一脚踹去，画架水墨倒了一片，众人惊呼中，那满身煞气几乎令人不敢直视。

湖边的许禾晏一颤，红了眼圈，「殿，殿下。」

风声飒飒，满地狼藉中，太子不紧不慢地站起，掸了掸衣袖，微眯了眼，「啧啧啧，九哥这是干什么呢，不过借你个奴才来画个画，用得着大动肝火吗？」

况恒铁青着脸，并不回答，只是越过太子，径直上前牵住许禾晏，却没走出几步，身后便传来太子阴阳怪调的笑声。

「难怪九哥如此宠这阉人，换上女装倒俊俏得紧，只是不知道夜里用来暖床是什么滋味？」

况恒呼吸一窒，四下哄笑中，脚步却只一顿，便继续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还不到时候，笑吧.....那收网伏诛的一天，也不远了！

眸光一闪，杀机毕现。

6

将太子等人远远抛在身后，况恒终是牵住许禾晏，在湖的另一头停了下来。

他扭头打量她，似是再也忍不住她脸上的红妆，将她一把拉下，沾着湖水就往她脸上擦。

水珠四溅，阳光下，那张脸被擦得一团花，好不滑稽。

察觉到动作过于粗暴，况恒缓了缓，又将许禾晏拉近了点，一言不发地为她拭去红妆。

近在咫尺，气息缭绕，有风轻拂过衣袂发梢，许禾晏看见况恒眸中映着的自己，长睫微颤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

天地间静悄悄的，像瞧出她所想，况恒忽然就闷声开口：「我没有气你，我只是气我自己。」

他看着她怯生生的模样，洗尽铅华的小脸白白净净，忍不住就揉了揉她的头，「真傻。」

「今日之羞辱，日后我必当为你双倍讨还，你放心……」

豪言壮语还没抛出，许禾晏眨了眨眼，忽然憋不住一声笑出，况恒恼了，「喂，你笑什么？你不相信我么？」

「不，不是的，」许禾晏赶紧摆手，脸上湿漉漉的，嘴边的笑却仍绷不住，「只是殿下方才说要双倍讨还，我便想到太子日后穿女装的模样，实在，实在是忍不住……」

话一出，况恒一愣，紧接着却也是扑哧笑出，一点许禾晏的额头，「忒坏了你！」

两人四目相对，仿佛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个浓妆艳抹的俏太子，竟越想越好笑，禁不住齐齐捧腹，倒一处去了。

湖面波光粼粼，人影交叠，心照不宣的笑声飞得很远很远，那是多么好的光景，很久以后的许禾晏回想起来，都不由会心一笑，温柔了眉眼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，在况恒还按兵不动的时候，却万万低估了太子的阴损。

「你，你居然敢！」

那是个始料未及的半夜，冷风肃杀，太子忽然领着一群人闯入了况恒寝宫，就像当年在西院时一样。

「九哥莫气，我可是为你带美人来了！」

那软绵绵的身子被抛到床上，正是从草原千里迢迢来京赴宴，代表两国签下友好盟约，此刻却昏迷不醒的异族小公主。

还来不及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况恒已被人死死按住，强灌了药酒，辛辣的气味中，他猛烈咳嗽，霍然明白过来，抬头血红了双眼，「况祺，你给我下媚药！」

太子抚掌而笑，眼角眉梢尽显狠辣，「九哥聪明，这药猛得很，不及时解开就只有死路一条，所以我才给你带来美人啊！」

好一招丧尽天良，如今皇上与太后俱不在宫中，若是况恒欲火攻心下碰了异族小公主，坏了两国盟约，下场可想而知。

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九哥慢用，弟弟便不打扰了，等明日父皇回宫再来开这道门，那情景想必十分有趣。」

尖声长笑中，门窗被全部封锁起来，偌大的殿内霎那间只剩下三人。

一个灌了媚药的皇子，一个昏迷不醒的异族公主，还有一个没根的小太监，这组合想想就舒心，屋外的太子笑得更猖狂了。

「是生是死，是快活还是做圣人，全在九哥一念之间！」

风拍窗棂，屋内暖烟缭绕，空气中还弥漫着醉人的酒香。

况恒全身抖得厉害，趴在床沿上，额上满是冷汗，一张俊脸苍白不堪。

许禾晏急得眼泪都要掉下，「殿，殿下，怎么办，怎么办啊……」

况恒艰难抬手，每一句话都费了极大的力气，「把，把公主抱到屏风后面去，再，再找根绳子，把我捆起来……」

7

晨光倾洒，树影斑驳。

当出宫祈福的皇上与太后回来，一行人浩浩荡荡随太子来到殿外，推开门时，却看见了那样一幕——

况恒穿戴整齐，坐在寝殿中央，正执笔写些什么，一旁的许禾晏垂头为他研墨，屋内一派诡异的寂静。

没有丝毫不堪入目的画面，连异族公主都一时不知所踪，那样的气定神闲，叫太子有些慌乱，却仍是扬手一指，「大胆况恒，你可知罪！」

「罪，当然要知。」

声音波澜不惊，况恒抬起头，本就俊美的一张脸不知因何缘故，一夜之间竟又添了几分艳色，光彩夺目得让人挪不开眼。

他放下毛笔，捧起墨渍未干的一纸「罪状」，缓步上前，跪在了皇上与太后面前，掷地有声：「这便是太子陷害儿臣的全部过程，父皇与太后看过便知分晓。」

话一出，太子立刻变了脸色，「你，你血口喷人！」

但紧接着，屏风后却走出一道身影，目光恨恨地射向太子，开口间坐实了他的罪状：

「将澜香半夜掳来，下药设局，不顾两国盟约，这便是东穆太子的待客之道么？」

那一字一句，铿锵有力的，正是安然无恙，此刻走出，打算追究到底的异族公主。

太子的腿一下软了下去，冷汗直流，如坠深渊。

千算万算，太子没有算到的是，许禾晏会是个女的。

替况恒解了毒的自然是她，那本该是绝境的黑夜里，她咬牙含泪，一件件脱了衣裳，藏了数十年的女儿身，就那样映入了况恒难以置信的眸中。

一晌交缠，酣畅淋漓，事毕后况恒紧紧搂住许禾晏，将头埋在她颈窝里，气息萦绕，百感交集下，最终只说出一句：

「小禾子，我必不负你。」

荒谬褪去后，他反倒感到一丝庆幸与狂喜，一丝抱紧怀中人，再也不想松开手的庆幸与狂喜。

这一年，犯下大错的太子被废，九皇子况恒在群臣的拥护下，顺利入主东宫。

终是到了与皇后对决的最关键时刻，黎明在即，却也是最黑暗的当头。

今时不同往日，况恒怕许禾晏有任何差池，不敢让她再待在身边，便将她安置进了藏书阁，暂时做个不引人注意的掌书公公。

藏书阁里平时鲜有人至，许禾晏落得清闲，却总担心外头的局势。

所幸韩柔时常来看她，依旧提着食盒，带着经年不变的笑容。

「小禾子。」她还是喜欢掐她的脸，许禾晏任她掐，除了况恒，柔姐姐便是她在宫中最亲的人了，她愿意给她掐一辈子。

只是奇怪的是，韩柔对况恒不似幼时亲切，总有些隐隐的敌意。

在况恒又一次悄悄来看许禾晏时，许禾晏终是问了出来，况恒却不以为意，「你那柔姐姐一定是听了风言风语，把我想成了何等齷齪之人，背地里心疼着你呢……」

昏暗的书架深处，他从背后搂住她的腰，耳鬓厮磨间，贪婪地呼吸着她身上好闻的气息。

每当累了他就想来看她，一会儿说要封她为后，一会儿说将来要生几个孩子，她笑他全没个正经儿，却不知，只有这时，他绷紧的弦才能松一松。

此刻许禾晏不懂，还想再问，一只手却伸进了她衣服里，耳边响起况恒的调笑，「便是这种齷齪之事，你柔姐姐不知真相，自然对我有敌意……」

手心炙热，许禾晏怕痒，绯红着脸躲闪，两人正笑闹着时，身后却传来一阵声响。

回头望去，一袭长裙一闪而过，地上只掉了个食盒，饭菜尽洒。

许禾晏呆住了，手脚发颤，「是，是柔姐姐。」

况恒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紧地上的食盒，太阳穴不住跳动，直觉麻烦了……

果然，没过几天，韩柔求太后赐婚的事情，便闹得人人皆知。

议论纷纷里，大家都说荒谬，居然还会有宫女主动请求和太监对食的，且还是太后最宠爱的宫女。

许禾晏吓坏了，尤其是当韩柔找到她，对她说出那样一番话时：

「你七岁入宫，苦了这么多年，我不能再让你被人糟蹋了，而且，而且.....我这些年对你如何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」

许禾晏遍体生凉，恍然大悟间，难以置信。

直到韩柔离去，暗处的况恒踱步而出，她都仍没有回过神来。

况恒揽过她，揉揉眉心，一声低叹：「还真是麻烦啊。」

痴情错付的韩柔，让许禾晏心慌意乱，委实不忍继续欺骗，只想早点对她和盘托出。

但她没有那个机会了。

韩柔死了。

溺死在了湖中，拖上来时人都泡肿了，只留下一封亲笔书信，字字句句都透着为情所困的凄凉。

她是自尽的，信中写得分明，宫里都说是小禾子不愿与她对食，她伤心之下，生无可恋，跳河自尽。

许禾晏踉跄赶来，一见到那具湿漉漉的尸体，一下捂住嘴，瘫倒在地，泪流不止。

「柔，柔姐姐.....」她贴在她惨白的脸颊边，声音颤得不成样子，许久，一声撕心裂肺的恸哭划破天际。

况恒赶来时，只见到许禾晏扑在尸体上，哭得几近崩溃，拉都拉不开。

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」她不管不顾地拍打着，他只能按住她的手脚，忍住热泪在她耳边道：「你拒绝了她，她说不定又发现了什么，那样刚烈的性子，是做得出这种事的……」

是啊，是她害死了她，如果早点说清楚就好了……许禾晏五脏俱焚，泪水肆漫中，一幅幅画面闪过眼前，她终是一口鲜血喷出，在况恒怀中昏死过去。

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许禾晏都穿着缟衣，缩在藏书阁里，浑浑噩噩的哪里也不去。

况恒一边派人暗中看护她，一边腾出手来密谋大局，皇上病重，他与皇后一党间已是剑拔弩张，一场最终的对决在所难免。

这些纷纷扰扰许禾晏都身在其外，她只知道，当秋风渐起时，况恒为她带来了两样东西。

一件是鲜红的嫁衣，一件是从漠北传来的信。

他似是很讨厌她身上的缟衣，搂她入怀时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，皱眉开口：「你要为韩柔披麻戴孝到几时？」

他说：「皇城的天马上就要变了，你再等等，马上就能穿上这身红嫁衣了……」

还带着余温的书信被递到眼前，况恒轻吻着许禾晏的发梢，闭眸呢喃：「许家人的下落也已寻到，这是你哥哥的亲笔书信，他在漠北已经成亲，你嫂嫂有四个月的身孕了，待到我们大婚那日，我便将他们接回宫，让你一家人团聚……」

团聚……多么熟悉的字眼，许禾晏长睫微颤，终于有了反应，泪水滚滚而下，打湿了手中的信笺。

9

永安十六年，允帝驾崩，太子况恒登位，囚皇后与前太子于冷宫深处。

一场血色政变中，皇后一党被连根拔起，况恒谋划多年，终是成了最后的赢家。

「那贱妇便守着她的疯儿子了却残生吧，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！」

在准备立后仪式前，许禾晏见过一次前太子，他疯疯癫癫地穿着女装，果然如当初他们设想的一样滑稽，但她却笑不出来，反而在况恒的声声快意中，别过头，苍白了脸。

今夕何夕，她的殿下终于强大起来，但却有什么彻底不同，仿佛记忆中，那个清如明月的少年渐行渐远，陌生得再也抓不住。

脱下穿了十几年的太监服，许禾晏摇身一变，终是恢复了真实身份。

况恒没有骗她，大婚前，她真的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人。

再次听到那声久违的「禾妹」，她热泪盈眶，将耳朵贴在嫂嫂高隆的腹部，止不住地念叨：「我有侄儿了，我有侄儿了……」

当初一对龙凤胎奔向各自的命运，并不会想到多年后的这番际遇，当真是人生一场大梦，世事几番秋凉。

立后那一天，正是除夕，烟花漫天，宫中上下一片喜庆。

许禾晏穿着红嫁衣，坐在新房里等况恒。

听说这场惊世骇俗的大婚，况恒是费了极大的力气，刀光剑影都比不过口诛笔伐，她不知道后世会如何写她，宦后禾晏？祸水妖姬？

这些却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她还能和他一起过除夕，和家人一起过除夕。

红烛摇曳，盖头被挑开时，许禾晏只望见况恒眸中的泪光。

他们饮了交杯酒，依偎在床边说着话，十指缠绕。

「你听，外头冰天雪地，大风呼啸，好像回到很多年前，我刚刚进宫的第一个除夕……」

许禾晏笑着，目光里满是回忆，「那时柔姐姐偷偷溜到西院，带了一大盒好吃的，你嘴上说我狗腿，柔姐姐一走，却扑得比谁都凶猛……」

像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，许禾晏越说越收不住，况恒却几不可察地皱了眉头。

这样的新婚良辰，他并不想听她提起韩柔。

却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，许禾晏悠悠一叹，「只可惜，今年的除夕，柔姐姐不能和我们一起过了。」

她抬起头，对上况恒漆黑的眸，笑意盈盈，「因为，你把她杀了。」

风拍窗棂，许禾晏抚上况恒的脸，不顾他的冷汗涔流，又说了一遍，「因为，你把她杀了。」

是怎样的阴错阳差呢？那天她在后花园找到柔姐姐，想对她说出全部真相，却忽然来人，她们躲进了假山的石洞里，屏住呼吸，却听到外头传来了况恒熟悉的声音。

他正和人在密商些什么，洞里的她心头跳动，不防发出声响，那边立刻一声低喝：

「谁，谁在里面？」

片刻的死寂后，柔姐姐向她使了个眼神，整了整衣裳，含笑出去。

就那样，第二天，柔姐姐便「自尽」了，留下一封像模像样的「遗书」，溺死在了湖中。

10

「陛下当真以为能瞒一辈子么？」

烛光下的那身嫁衣鲜艳如血，带着凛冽的凄美，让人避无可避。

许禾晏的脸却是苍白的，她按住心口，泪眼模糊地望着况恒，一字一句已说得十分艰难，「多遗憾，我都还没能来得及亲口向她坦白，她待我那样好，那样好……」

她该为她报仇的，只是她到底喝了有毒的那一杯喜酒，心头至爱难舍弃，便只能替他赎罪，以命相偿了。

如今总算看到他君临天下，求仁得仁，她也能心无挂碍地走了。

「我走之后，那些史官也不会为难陛下了，陛下能有个体体面面的新皇后了.....」

鲜血自许禾晏唇边流下，新房里，况恒颤抖着搂住她，早已哭成了个泪人，「不，不，朕错了，你别走，朕不要新皇后，你别扔下朕.....」

夜风呼啸，大雪飘飞，这一年的除夕似乎格外冷。

撕心裂肺的哭喊中，许禾晏的眸光渐渐涣散，她望向虚空，颤巍巍地伸出手，分明看见了七岁那年的除夕夜。

他们三人坐在烟花绽放的窗下，各自许下新年心愿。

柔姐姐说想让她去太后那当值，就能一辈子掐她的脸；

况恒说想要离开软禁的西院，早日见到母妃；

而她呢，她弯了眉眼，声音软软，一手拉住柔姐姐，一手拉住况恒，说只想要平平安安，年年岁岁，身边的人永远也不分离。